

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

周志伟 / 著



A Ascensão do Brasil
e o Cenário Internacional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

周志伟 / 著



A Ascensão do Brasil
e o Cenário Internaciona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周志伟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97 - 3540 - 4

I. ①巴… II. ①周… III. ①经济发展 - 研究 - 巴西
IV. ①F17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1148 号

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

著 者 / 周志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农雪梅 李 博 段其刚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启武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1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540 - 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2003年10月，美国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发表了一篇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展望2050年》的报告，这份预测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报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报告中所提出的BRICS是分别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首个字母拼写而成的一个新词，在中国，BRICS被译为“金砖四国”。高盛公司的这份报告对未来不到50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是：领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巴、俄、印、中四国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根据对人口变动、资本积累模式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三项指标的综合评估，对主要国家未来经济增长、总体经济规模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推算，其主要结论为：按美元计算，目前BRICS经济规模总和不足6个最大的工业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经济规模总和的15%；但到2025年，BRICS的经济规模将达到“六国集团”的一半；而到2045年前后将超过“六国集团”；到2050年时，传统经济强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的地位将被BRICS取代，届时全球六大经济体将依次是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而巴西的经济总量有望达到5万亿~10万亿美元，与日本基本持平。

高盛公司提出的这一预测报告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预测是否精准，而是它看到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们在未来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四个被称为“金砖”的国家中，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它的前景是最被看好的；印度自经济改革以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它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前景仅次于中国的国

家；苏联的解体虽然让俄罗斯元气大伤，但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丰富的资源及其在国际政治大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俄罗斯在世界上依然保持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近10年来的稳定经济增长更是让俄罗斯经济走上复兴之路。相比而言，被高盛公司纳入BRICS的巴西却缺少广泛的认同，其原因除了各国对巴西缺乏了解外，也有巴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因素，另外，巴西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也是其经济前景不被看好的原因之一。

就在美国高盛公司提出BRICS概念的同时，巴西经济在2003年的表现堪称糟糕，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的统计，2003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5%，不仅远远低于BRICS的其他三国，也远不及当年拉美其他邻国的经济表现。在2004年获得5.7%的较快恢复性增长后，巴西经济在2005年再次步入慢速轨道，经济增长率仅为2.5%，远低于其邻国阿根廷9%的增长率，在拉丁美洲地区仅好于属于最贫困国家行列的海地。经济增长的乏力和缺乏持续性使得其“金砖”的成色备受争议，有人甚至认为，不论以当前综合实力分析，还是从未来发展潜力来看，巴西都不具备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三国并称BRICS的资格。

从2006年开始，巴西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不仅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速，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有了质的改变：外贸的快速增长、国内消费的旺盛、经常项目盈余的扩大、负债率的大幅下降、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流入以及外汇储备的成倍增长，使巴西的宏观经济进入真正的稳定期。2007年6月18日，时任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巴西经济正处于自共和国建立（1889年）119年来的最佳时期。”

2007年年底，当全球石油期货价格每桶直逼100美元大关之际，巴西政府宣布在东南部沿海图皮（Tupi）深海区发现一处预计储量达50亿~80亿桶的特大油田，该储量约为目前巴西已探明的石油总储量的一半。巴西政府官员表示，这一发现将使巴西从一个刚能实现石油自给的国家变成石油出口国，而且还有望成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2007年10月，巴西石油储量排名世界第16位，居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之间，图皮大油田的发现让巴西石油储量的世界排名提升至第12位或第11位。大批海上油田的发现不仅为巴西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提升了国际社会对巴西崛起的预期。

宏观经济的稳定不仅使得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而且也增强了巴西经济抵御外部危机冲击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以往对美国经济依赖较重的巴西在

2008 年较为成功地抵御住了美国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正由于宏观经济的改善,巴西得以较快地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在 2010 年实现 7.5% 的经济高速增长,创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快增速,在“20 国集团”中,巴西的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印度、阿根廷和土耳其。正是因为经济潜力的释放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使得巴西迅速得到国际投资机构的“热捧”。2008 年 4 月 30 日,国际投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巴西货币长期债券信用从 BBB 提升至 BBB + 投资等级,外币长期债券信用也从 BB + 提升至 BBB -,这意味着巴西已经成为投资安全国家;2008 年 5 月 28 日,加拿大信用评级机构 DBRS 公司将巴西的信用等级从 BB + 提高到 BBB -,即巴西进入低风险投资国家行列,这是继同年 4 月标准普尔公司之后,第二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巴西的信用等级提高为投资级;紧接着第二天(5 月 29 日),惠誉国际评级公司也将巴西的信用等级提高为投资级。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公认,巴西的宏观经济形势得到了根本改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得到加强,中期经济增长前景较为乐观,而大油田的连续发现更是增强了投资者对巴西发展的信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3 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纷纷提高巴西的信用等级,不仅使巴西国内再度掀起“巴西崛起”的热议,而且也部分地消除了那些对巴西“金砖”成色不足的质疑。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 年 BRICS^① 在全球产出的比重由 2007 年危机前的 13.7% 增至 17.5% (2000 年只占 8.4%);到 2015 年, BRICS 在全球产出的比重将再增 4.6 个百分点,升至 22.1%,届时, BRICS 的经济规模将与美国旗鼓相当,占美国 GDP 的比重将由 2000 年的 27.3%、2010 年的 75.4% 升至 2015 年的 100%。如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10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 GDP 规模已经超过发达国家,分别占世界经济的 50.4% 和 49.6% (2000 年分别为 40.4% 和 59.6%),到 2015 年,两者所占比重将分别为 56% 和 44%。最先提出 BRICS 概念的高盛公司也更新了自己的预测,将 BRICS 超越“七国集团”的时间提前至 2027 年,较此前的预测早了近 10 年。由此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而作为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巴西受到国际社会一如既往的青睐。对于巴西经济增速不及中国、印度这两个 BRICS

① 2010 年 12 月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即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

的问题，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认为，“巴西不要经济奇迹，它需要做的便是避免危机”，只要巴西在 2050 年之前能够保持年均 3.6% 的经济增长率，便能达到高盛公司此前对巴西未来前景的预测。2011 年 6 月 21 日，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宣布将巴西主权评级从 Baa3 级上调至 Baa2 级，该评级机构认为，通过一系列的财政和货币措施，巴西政府正在逐步化解那些导致经济过热的因素，巴西经济的弹力得到了高水平的外汇储备、稳健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政府债务结构中有限的外汇风险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巴西经济比部分欧洲国家具有更强的韧性。2011 年 12 月，据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统计，巴西的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这也说明巴西已改变宏观经济社会混乱的旧形象，正逐渐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并增强其国际影响力。

中国国内研究巴西的著作和论文较少，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巴西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内对巴西的研究开始逐渐升温，其成果以论文居多，专著较少；研究角度较多，但对巴西崛起的研究还只停留在经济数据的表述，缺少较深层次的综合研究。与国外的研究状况相比，国内研究存在的差距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少将崛起与巴西的发展相联系，而用崛起的标准来衡量巴西的发展则更为缺乏；第二，对巴西是否崛起，国内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对巴西崛起表示肯定，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巴西充其量只能算是地区性大国；第三，对巴西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的研究，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性成果非常少见；第四，未对巴西崛起的世界影响作系统分析，往往局限于谈论美国与巴西、中国与巴西等几对主要的双边关系，没有研究巴西对世界格局影响的学术成果。

国外对巴西崛起的研究起步较国内早，早在 1941 年，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 - 1942）在巴西生活几年后写出了一本题为《巴西：未来的国度》（*Brazil: A Land of the Future*）的著作，在书中，茨威格通过对巴西历史、经济、文化、城市生活等多视角的观察，对这个南美国家的发展潜力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世界上真正存在所谓的天堂，那么它应该距离这里不远。”茨威格的著作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却是巴西本国之外的首部对巴西未来前景下结论的著作。就研究水平而言，国外的相关研究远远领先于中国国内对巴西的研究，先后涌现了一批关于巴西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前景的著作，它们或从国土、人口、资源等方面阐述巴西已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或通过对巴西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分析，论述巴西在当今世界政治

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以及未来巴西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大多分析了巴西现今的综合实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总体而言,这些学术专著的特点包括如下几点:第一,都从界定巴西是潜在的世界大国着手;第二,综合性强,国外的研究不仅在界定巴西崛起方面作了很多深入的分析,同时也谈及巴西崛起的过程和崛起中面临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体系;第三,从比较的角度来分析巴西的崛起,比较范围包括拉美地区内部力量的对比,新兴发展中国家潜力的对比,等等;第四,虽然国外研究大多从国际大环境中来探讨巴西崛起,但是对于巴西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分析则较少,有些研究涉及巴西崛起对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有些则侧重于巴西崛起对联合国改革的影响,而涉及巴西崛起对中国的影响则更是国外研究中所欠缺的内容。

国家崛起是一个长期过程,而研究一个国家崛起需要系统的分析,不仅需要分析该国是否具备崛起的基本条件,而且也需要研究该国能否具备将其有利的条件转变为现实的环境和能力。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从分析当前国内外有关“国家崛起”的理论入手,总结国家崛起的内涵、途径及影响;第二章从巴西的资源、能源及能源结构分析巴西崛起背后的资源和能源禀赋;第三章主要从巴西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农业潜力和工业体系入手,分析巴西经济实力的变迁;第四章探讨巴西的科技创新体系及巴西的科技优势;第五章主要分析巴西的国防政策演变、国防工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巴西的军事战略目标;第六章主要从国际战略角度分析巴西的对外政策目标及国际战略规划;第七章主要包括巴西崛起的地区及国际环境、巴西崛起的制约因素,并对巴西崛起作相应评估;第八章分析巴西崛起对南美洲地区局势、西半球格局和世界多极化的影响;第九章主要探讨中巴战略关系的内涵及双边关系未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关于国家崛起的理论	001
第一节 “大国”的界定	001
第二节 “国家崛起”的界定	003
第三节 “国家崛起”的要素分析	005
第四节 “国家崛起”的方式及影响	006
第二章 巴西的资源 and 能源禀赋	009
第一节 资源禀赋	009
第二节 潜在的石油大国	014
第三节 能源结构	017
第三章 经济实力的壮大	020
第一节 潜力巨大的巴西农业	021
第二节 多样化的工业体系	025
第三节 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	037
第四节 经济地位稳步上升	041
第四章 科技创新文化体系及技术优势	044
第一节 巴西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	044
第二节 巴西科技创新现状	050
第三节 巴西的科技优势	054

第五章 “军事大国”目标	079
第一节 巴西国防政策的演变	079
第二节 国防工业的发展	088
第三节 巴西军费支出及军事实力	094
第六章 巴西的国际战略安排	104
第一节 巴西国际战略历史回顾	104
第二节 南美地区战略	124
第三节 南南合作战略	134
第四节 国际多边参与战略	150
第五节 与发达国家的平衡战略	170
第七章 巴西崛起的环境及发展规划	184
第一节 巴西崛起的地区及国际环境	186
第二节 巴西崛起的制约因素	196
第三节 对巴西崛起的评估	231
第八章 巴西崛起的世界意义	236
第一节 巴西崛起与南美洲局势	236
第二节 巴西崛起与西半球格局	238
第三节 巴西崛起与世界多极化	243
第九章 巴西崛起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	247
第一节 中巴双边关系回顾	247
第二节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	252
第三节 中巴关系的挑战与前景	256
参考文献	273
中文	273
外文	274

第一章 关于国家崛起的理论

国家崛起是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力，正由于此，关于国家崛起的理论探讨一直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在国内外学术界，与“国家崛起”的含义相似的概念还有“大国崛起”、“大国成长”、“国家兴起”等。为了能对巴西的崛起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我们有必要对“国家崛起”这一概念作相应的梳理。

第一节 “大国”的界定

一个国家的崛起，其首要条件应该是该国具有大国的一些特质，因此，在分析“国家崛起”这个概念之前，有必要明确何谓“大国”。概括而言，学术界对“大国”的界定存在两种分类。

第一类指的是广义的“大国”。日本学者山本宣吉认为，“大国从其意义上来说，是只考虑本国目的（比如经济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采取某些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大国’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本身的行动、政策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力。”^① 相比而言，这种定义强调的是一个国家为实现自身目标所能动用的资源多寡和政策执行能力的强弱。肯尼思·华尔兹对“大国”概念的界定与日本学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当“一国对别国的影响要大于别国对自己的影响”时即成为大国。具体而言，要真正理解一个大国的实力，可以从以下正反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第 6 页（推荐序二）。

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一个国家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影响他国行为的同时，反过来又能抵制他国对自己施加的不受欢迎的影响。^① 简而言之，这两种定义强调的都是一个国家能否被称为“大国”，不仅取决于其自主政策的能力，而且还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影响他国的政策影响力，而这种自主政策能力和影响他国的政策影响力的大小自然成了判定“大国”之间强弱的关键因素。

第二类指的是狭义的“大国”。比如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的，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英国学者怀特提出的，“统治大国”是“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么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从反向推理的角度分析，兰克提出的“大国”概念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如果一个大国必须能抗衡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那么这些联合起来的国家实际上就不能称之为“大国”。因此，兰克与怀特对“大国”的界定所强调的是“绝对控制力”和“绝对主导权”，这种特质只可能在单极世界中处于权力结构最顶端的国家才能具备，即“霸权国家”。因此，从这种定义来看，“大国”实际上是唯一的、排他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两个同时被称为“大国”的共存局面。

上述两种类型的“大国”的界定有点类似于学术界对“大国”与“强国”概念的讨论。根据中国学者任东来的分析，大国更多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物质构成，如人口、版图；而强国更多的是从它的影响力着眼，如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大国是先天给定的，强国更多是后天争取的；构成大国的要素变化缓慢，相对来说是一种静态，构成强国的要素变化较快，相对来说是一种动态。但不论是大国还是强国，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进行定位的，故有区域性大国（强国）和世界性大国（强国）之分。强大国家不一定要包括构成大国或强国的所有要素，但却要包括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强大国家至少要拥有构成大国的人口和版图这两个要素中的一个，至少要拥有构成强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种实力中的一种。^② 笔者认同任东来教授对“大国”与“强国”两个概念的区分，正如上述广义的“大国”定义所界定的，一个国家自主能力的大小和

① George Perkovich, Is India a Major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3 - 04, 27: 1, p. 129.

② 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上海社会科学院“从历史角度看大国崛起：比较与借鉴”学术讨论会，2004年3月。

施加于他国的影响力强弱是判定该国是否为“强国”的主要标准。但对于“大国是先天给定的”的说法，笔者不太认同。人口、版图等物质构成既不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仅凭这些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充其量只能算是具备了成为大国的条件（正如巴西曾被定义为“未来之国”一样），而将自身物质潜能转化为现实实力才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关键所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大国绝非先天给定的。

根据笔者的理解，一个国家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必须具备领土、人口、资源、市场、技术等某些方面的规模优势，这些因素是构成大国的主要物质基础，它们不仅意味着国家发展的潜力，而且也关系国家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另外，对于那些具有某些规模优势的国家来说，其政治体制的稳定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其将规模优势转化为国家实力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国内制度和政策环境是实现其实力转化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大小也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大国”身份的重要参考。简而言之，“大国”是指那些在领土、人口、资源、市场、技术等方面具备一定规模优势的，且拥有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国家实力的制度环境和政策能力，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如从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两个参数加以衡量，大国之间则存在地区性大国和世界大国的差异。

第二节 “国家崛起”的界定

“国家崛起”虽不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但作为国际政治的研究重点，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本身就包含“国家崛起”的含义，因此，“国家崛起”这一概念并非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盲点。相比而言，国外学术界涉及“国家崛起”的理论多为探讨国家崛起的影响、与战争的关系、应对大国崛起的手段和政策、如何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等等。^①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是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崛起及其影响，简而言之，分析的侧重点是现有大国如何来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在国内学术界，有关“国家崛起”的研究是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理论提出后逐渐升温的，与西方理论

① 杨文静：《大国崛起理论探索》，《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第48页。

界相比,国内对“国家崛起”的相关研究多为结合中国崛起的现实,分析国家崛起的途径、国家崛起面临的挑战及如何实现和平崛起。从本书所探讨的“巴西崛起”这一主题出发,笔者在此着重分析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国家崛起”概念的界定、大国崛起要素和大国崛起的影响这三个方面。

顾名思义,“国家崛起”本身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国家实力的壮大;其二是国家实力呈超越式增长态势。而超越式增长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第一,与那些跟自身实力差距不大的国家相比,一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其实力在数量和增长速度上的整体超越;第二,与那些现实大国相比,一个国家的崛起则意味着其实力增速上的绝对优势,进而形成与现实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呈不断缩小的局面。

比较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崛起”的诸多定义,实际上,大多数的界定区别不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崛起”的分析重点不尽一致,有些研究更倾向于从内部建设角度解读“国家崛起”,有些则更注重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评判“国家崛起”。根据笔者有限的了解,中国学者阎学通的概括相对比较客观和全面,他认为,崛起“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①这个过程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有关“国家崛起”的分析中,存在一种对“国家崛起”定性的差别,即有些分析将“国家崛起”明确定性为一种过程,而有些研究则把“国家崛起”界定为一种状态。有学者在评估国家崛起时列出相关指标,如崛起国是否具有绝对实力,崛起国的国际地位是否存在明显的身份提升,崛起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快于其他国家的相对速度,崛起国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个明显的加速期(绝对速度),等等。^③从上述4个要素构成来看,这种分析更倾向于将崛起视为一种状态,或者说是结果。因为在作者列举的4个要素中,前两个要素实际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完成崛起后的状态,后两个因素则更强调的是一种过

① 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39页。

②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9页。

③ 胡宗山:《和平崛起是否可能?——历史与理论的思考》,《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程。从中文的字面理解来看,“国家崛起”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但如果从英文的表达来看,将“国家崛起”理解为一种过程可能相对更为合理。在此须要加以说明的是,从该书所论述的主题看,笔者更倾向于将“国家崛起”理解为一种过程。

第三节 “国家崛起”的要素分析

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础,这一点是学术界对国家崛起的一致立场,但对于国力的解读,则存在侧重点不一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力量的核心,如前面所提到的兰克、怀特均认为军力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崛起为大国的关键因素;也有学者更加强调经济实力的重要性,比如,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认为,“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① 还有些学者强调制度创新的决定意义,如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学习并有重大科学创新标志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中心。^② 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的观点也有类似之处,他认为,所有的以前的大国和正在崛起中的大国,都是因为它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所谓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另外,也有学者强调自主发展对国家崛起的必要性,比如,中国学者张文木指出,国家崛起的逻辑必须是自主逻辑,依附于他国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③ 相比而言,保罗·肯尼迪是论述“国家崛起”构成要素方面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造就了大国的崛起。他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指出:“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

① 《揭开大国崛起的奥秘》,《上海国资》2007年第3期,第78页。

② 何杰:《世界体系的变迁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规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46页。

③ 张文木:《大国崛起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的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① 在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也涌现出一些对“国家崛起”内涵总结得较为全面的表述,如陈奉林教授提出的,国家崛起的一般规律是:第一,崛起的先决条件是一国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经济高速增长,并带动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第二,一国的崛起过程相对曲折漫长,此间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绝对地高于世界其他各国或地区,形成自己的绝对优势;第三,崛起国在政治上必须拥有独立的地位,国内实现了全面、系统的制度建设,拥有行之有效的发展机制;第四,崛起国必须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避免与大国直接发生武装冲突。而一个国家实现崛起,科技进步是根本性支柱,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基础,制度创新是促进力量,国际参与是重要途径。^②

第四节 “国家崛起”的方式及影响

关于国家崛起的方式,战争论或冲突论一直是主流国际理论所持有的观点,其理论根据是“安全困境”逻辑,即一个国家用来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性。可见,一个国家在不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是困难的。^③ 有学者对此指出,一国人口密度的增长和技术的提高要求增加更多资源,而国内资源往往不能满足,其结果会形成横向压力,刺激国家对外扩张,并可能导致战争。大多数现代工业化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横向压力。“当国家的扩张性需求发生重叠,又无法达成合作方案时,军事冲突就是再合适不过的结果了。”^④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崛起国都会威胁别国,崛起国是否会改变现状,可用“冒险倾向”这一概念加以衡量,即一国主观认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第35、36页(前言)。

② 陈奉林:《近代大国的崛起及其历史启示》,《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58~61页。

③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48页。

④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Francis Pinter; New York: Nichols, 1980. 转引自杨文静《大国崛起理论探索》,《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第48页。

为自己冒险的成功概念有多大。^①

与战争论持相反态度的是和平论，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以中国学者为主，尤其是在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目标后，中国学术界涌现了大批对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及其意义的研究，这大大丰富了国家崛起理论的内涵。结合中国崛起这一主题，和平崛起理论可以划分为6个部分：“和而不同世界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核心，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精髓，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基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保证，共同繁荣的发展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动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远期目标。”^②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国际环境决定论的概念，即国家崛起的方式介于战争崛起和和平崛起之间，其决定因素是崛起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概括而言，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当世界主要强国以军事力量为维护其现有地位的主要手段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就可能依赖军事发展”，“如果其他世界强国以经济为主要手段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兴大国则可能乐于采取经济的崛起战略”，另外，战争崛起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常规，是因为“军事实力历来被认为是国力要素的根本”，而“当经济成为国力构成的根本要素时，新兴的崛起大国便可能选择扩大经济实力的战略，而不走武力扩张的道路”。^③

笔者认为，战争论的相关表述是基于人类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些历史经验，其结论虽具有一般规律的性质，但绝非普遍规律，尤其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军事实力已不再是评判一个国家实力的唯一标准，加之世界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高度依存使得战争对于交战国家意味着成本和风险的增加，这可以降低战争的可能性。因此，避免战争的国家崛起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可能实现的方式。正如有学者认为，所谓新兴的崛起国家选择冲突或战争的机会越来越少，为此支付的代价和成本越来越高。他们的目标不应该打破原有的世界平衡体系，而是诉诸非军事手段，调整原有的世界平衡体系。和平和对话手段已经

① 杨文静：《大国崛起理论探索》，《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第49页。

② 夏立平、江西元：《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39～142页。

③ 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65～167页。